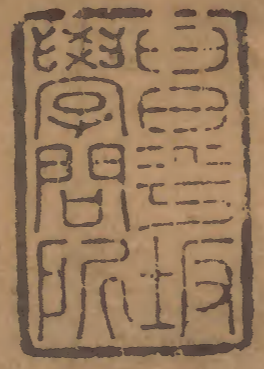


皇朝類苑

六十七之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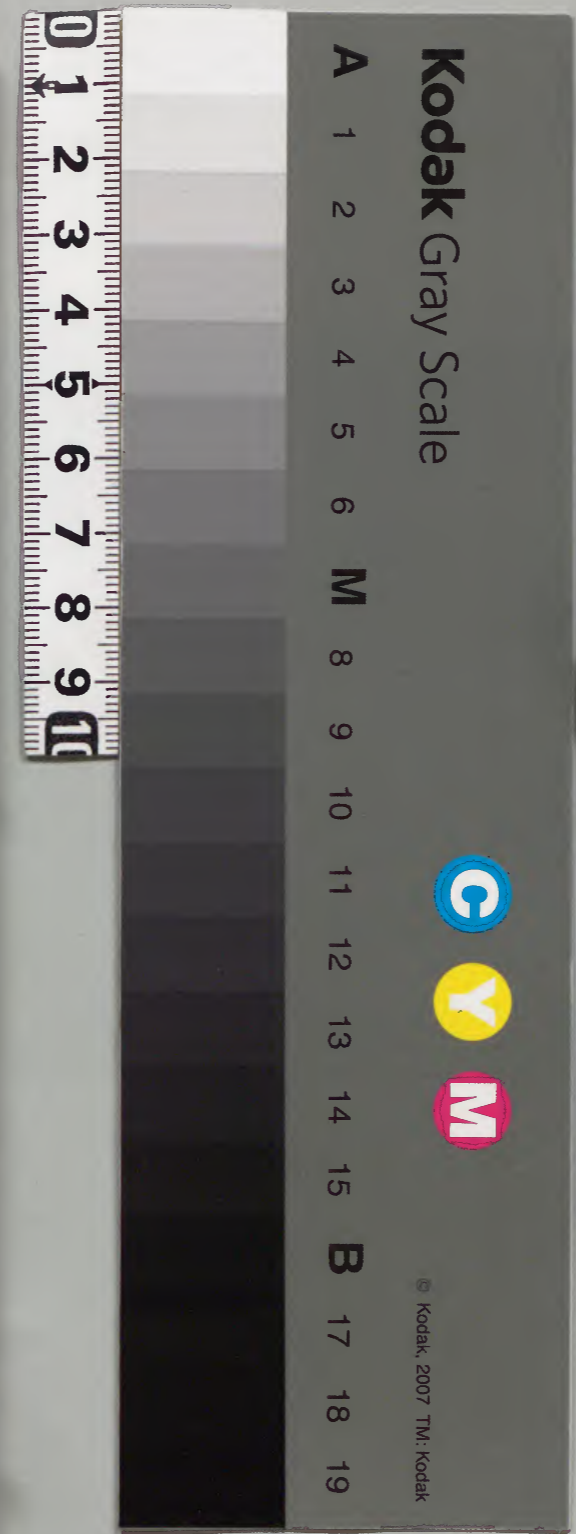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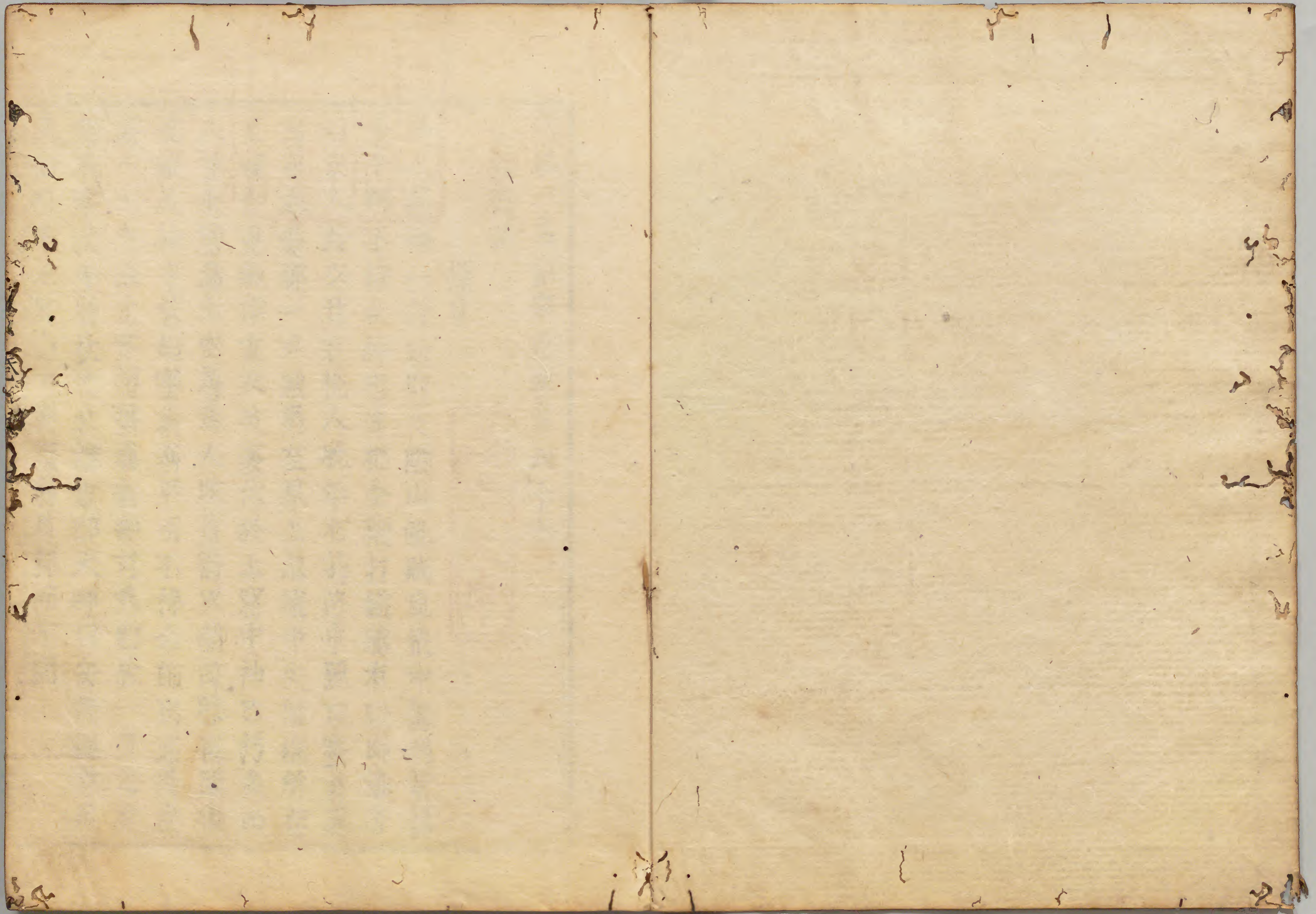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二九七四	一四二	六	一五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九七四	一四二	六
類	號	函	架
	二九七四	一四二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74	
冊數	15	(14)	
函號	303	29	

共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七

談諧戲謔

標目

淺草文庫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  
 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  
 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  
 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師雄所在  
 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袖已污矣西  
 人呼土窟為土空尋為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  
 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  
 裘入土空張元嘗謂蜜翁翁無可為對者一日元有  
 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  
 堂伯伯耳元笑曰可對蜜翁翁釋而不問

二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  
髯劉放呼爲大胡孫小胡孫顧林字子敦亦同爲館  
職爲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放目爲碩將軍而又好以  
反語呼之爲頓子姑放嘗與王介甫爲開封府試官  
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丑六  
反廣韻又呼六反聲近御名介甫堅欲黜落放爭之  
遂至詎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而中丞呂公  
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刑判是時雍子方爲開  
封推官戲放曰據罪名當決醫杖十三放荅曰然吾  
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  
長大醫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

三

王荆公爲館職與滕甫同爲開封試官甫屢稱一試  
卷荆公重違其言實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  
日與甫親善其爲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爲  
滕所賣公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辨且曰苟有  
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快然荅曰公何不愷  
悌九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爲呪也荆公又不  
喜鄭懈至是目爲滕屠鄭沽 並東軒筆錄

四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音  
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  
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叙致謙厚甚有可  
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一尚能拳毆數人此轅門  
也友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日官為中允者極少。惟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人次者為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六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過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並筆談

七

迹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

持小玉。遵叔父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為隆儒殿學士。退朝錄

八

丁胥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喪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寇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鳥鷗幾千飛鳴而過。萊公笑頷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為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為且座也。青箱雜記

九

仁廟朝初薛簡肅公知開封。上新即位時章獻臨

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其後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與之遊嬉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所稱謂也姜樞密遵魯簡肅公亦皆以嚴稱時日姜為姜擦子日曾為魚頭公

東齋錄

機辨

熙寧中學者以字解相尚或問劉貢父曰曾得字學新說否貢父曰字書有三牛為犇字三鹿為麤字竊以謂牛麤大而行緩非善奔者鹿善奔而體瘦非麤大者欲以二字相易庶各會其意聞者大笑

湘水集談

二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知潤州治迹無狀浙憲馬卿尋因按之至則陳已先覺廉按訖憲車將起因觴於甘露寺閣至卒爵憲曰將注子來郎中處蒲着陳驚

起遽拜憲訝曰何謂何謂陳曰不敢望蒲但得成資保全而去舉族大幸也馬笑曰豈有此事既而竟不敢發有陋儒者買所業舉止九下陳玩之曰試請口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為興賦誦破題曰粵有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此賦久矣得非下句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蒲座大笑陳亦工藥名詩有碁為臘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縮紗裁風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之句皆不失風雅

三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婦翁死哭於柩其婦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汝哭何因無淚鴻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去管須見淚漸曰唯計窘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

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  
鴻漸對曰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鴻漸秋賦警句陳  
王閣上生幾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有  
才雅以涼德盡掩之然不聞有遺行

四

文紀性滑稽孟知祥之僭號嘗奉使於蜀適會改元  
方春社知祥張宴設彘肉語文紀曰上戊之辰時俗  
所重不可廢也願常一變文紀笑曰家居長安門族  
豪盛彘肩不登於俎時從叔伯祖頗欲大嚼終不可  
致一家奴慧黠衆以情語之宅後園有古冢空曠奴  
掃除其中設肉數盤私命諸從祖食之珍甚五房不  
覺言珍五房曰匪止珍哉今日乃大羨元年也良久  
冢中二鬼驟至呼曰諸君竊食糟彘敗亂家法其過

已大乃敢擅改年號乎知祥有愧色清泰即位將命  
相取達官名十人致瓶中探取之首得文紀遂爲宰

相楊文公談苑

五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  
刁氏對曰君於仕官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  
以爲善對

六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憲往時同在館中喜相  
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  
晁曰啓事更不奉荅以糞塹一車爲報晁荅曰得塹

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七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漯河王荆公時為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賦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荆公曰要當知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荅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東軒筆錄

八

龍圖劉燁亦滑稽辨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湯袞也未左右皆應曰已袞筠曰僉曰縣哉燁應聲曰吾與點也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其只為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類雜記

九

石參政中性滑稽天禧中為負外郎時西域獻師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注觀或歎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參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師子吾曹負外郎耳安可並邪

十

張逸客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鑑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鑑謁張公未及見時華楊主簿張唐輔同侯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鑑罩於其首文鑑大怒誼奴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面上張公問其

陽



故唐輔對曰。某方頭庠。取下僕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十一

陳少常。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衰。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螳螂之一文兩箇。真實不虛。又嘗曰。平生之一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者也。

十二

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落一牙。戲爲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隱落翁翁一箇牙。爲報妻兒莫惆悵。見存足以養渾家。

十三

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陝西提點刑獄。丁太夫人憂。寓華下郡。有進士鞏漢卿者。俊敏有才。公常與之談。燕關中養蚕。率是黃絲。故居民夏服。多以黃縑爲之。因問何故。關右人好着黃綃生衣。鞏對曰。似浙中人好喫紫藕熟水。及見鴨沒池中。公云。鴨入池中。董鞏即曰。蟬鳴樹上。縑公嘗撰國初一節。將墓碑。其中一句云。某官以生運推移。鞏即下階磬折曰。日南長至。公笑爲改之。

十四

文潞公始登第。以大理評事知并州榆次縣。吏新鞞衙鼓面新潔。公戲題詩于上曰。置向譙樓一任檣。檣多檣少不知它。如今幸有黃綃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十五

李澣及第於和相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幹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携之而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齧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 玉壘清話

十六

士大夫筵饌率以不托或以粉在水飯之前余近預河中蒲左丞會初坐即食罨生不托余驚問之蒲笑曰世謂不托為頭食宜為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庸末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第折而下陳頗鬱餘論今與牽復坐客皆大笑 灑水燕談

十七

劉貢父學士放辦博才敏嘗出諸人上一日在館中與諸寮友語及時政事王學士觀遽止之使勿言陸經乃戲王學士云王三到了是惜命時貢父應聲對曰不惟王三惜命更兼陸四括囊人皆服其機警王三陸四皆排行也 魏王語錄

十八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殮晶飯任不曉厥旨但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蘆菹鹽各一盤餘更別無物任曰何者為晶飯郭曰飯白蘆菹白鹽白豈不是晶飯任更不復校強勉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簡於郭曰來日請食堯飯郭亦不曉厥旨亦如約以

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荅云昨日已曾上  
聞郭曰何也任曰餅也毛音護蘆菹也毛鹽也毛尺  
此便是蟲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並魏王

十九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  
有建議欲決白馬河堤以溉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  
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  
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  
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  
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游亦何傷  
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集賢校理劉攽貢甫好滑稽  
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灤決而涸之可  
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瀦其水耳介甫

傾首沉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多水乎貢父抗聲曰  
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謂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  
一梁山灤則足以貯之矣介甫大笑遂止

二十

王嗣宗汾州人初為秦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常  
次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合者冲召  
嗣宗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冲  
曰吉嘉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  
冲冲悅即捨之並凍水紀聞

二十一

胡秘監且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  
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戲曰舍人面色  
如衫色胡應戶荅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胡時衣緋

二十二

舒王居前有橫壚嘗放魚於其間而夜多為盜以手網得之王與門人閑步因曰可以揭牒時葉致遠戲云不須爾也宜以一集句示之乃書橋柱曰門前秋水碧鱗鱗赤鯉躍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去慎勿近前丞相嗔王為之啓齒

漢皋詩話

二十三

蘓州李璋舉進士有聲才氣過絕於人放誕浮薄竟止於小官王荆公常拜之為舉子日因與人踢毬誤墜良家婦頭上碎其冠梳其家訟於官因至庭下太守曰若真舉子乎吾將試之璋乞賦題太守曰可賦汝踢毬誤碎良家婦冠梳事璋應聲曰偶與朋游閑

築氣毬起自卑人之足忽升娘子之頭方一丈八尺之時毬別無故事其高止於一丈八尺不妨好看

喫八棒十三之後着甚來由太守大笑遣之李希聲詩話

園妾其如予何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面有黥用園妾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妾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妾其如予何

東軒筆錄

三例

皇祐中長沙有三例開福寺長老有璉每季一剃頭而致仕焚著作一日一開頂一例也蘇推官居父喪蹴踘飲樂而林察推喪妻廬墓二例也時有邊城為郡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平生不受賕遺三例也

語訛

關右人或有作京師語音俗謂之獠語雖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楊獻民河東人是時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詩寄郡中寮友破題曰縣官伐木入煙蘿匠石須材盡日忙蓋以鄉音呼忙為磨方能叶韻士人而徇俗不典亦可笑也

倦遊錄

### 知府具一隻眼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為妖服執付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尼迦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

### 凌床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蟲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蟲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蟲所毒則狂

逸不可制行人以雙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者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並筆談

### 坡拜

先文正公言今呼諫議為坡拜蓋唐朝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給舍之上歲滿遷給事中又歲滿遷舍人故兩省同列諛諫議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劉公嘉話錄載初拜諫議者給舍戲之曰何人驟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遷也

楊文父談苑

### 鬼取狂法賊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鬼物敢問王嗣宗取狂法賊邪

凍水記



聞

山陽女巫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碁試數白黑碁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碁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成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一大篋中以問之曰其中何物則曰空函也伯氏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菜花成佛像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燥多結成花如蓮花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此有異

龍卵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飄者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惟空殼耳

雷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當所震其堂之兩室雷火自

窻間出赫然出警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窻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雷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並筆談

二

明道元年王初知陳留縣下鄉檢視忽有暴雷從地中起於初之馬足二執轡者一驚倒一不覺初於馬上躡易至家數日而卒時愚為府推聞從者言此蓋

雷出地之驗當其衝者必死

趙康靖公聞見錄

隕星石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為之傳甚詳

筆談

二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隕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燁然



未至地而滅景祐沂州夜中星隕極多明日視之皆石也聞今沂民猶有畜之者乃知公羊傳以兩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為言皆非也

彭蠡龍君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杖耳主典者以繫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掉數百里絕無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書至其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肩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

龜不類蛇首也使者致語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烟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絲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為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使者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筆談

二

馮校尉浩赴江西漕過松門口衆傳有小龍王者甚靈馮不之信俄頃有小蛇出於船下亦不為恠續又

漸有大蛇亦未信頃之有蛇僑首見飛如水桶大馮乃焚香禱之蛇作去勢一引身長數十丈湖水為之兩分馮方懼焉亦不為他害而去

虹頭如衛子

賈侍中宅乙巳歲六月三日有虹下飲於井家人見其頭如衛子光彩青紅連亘于天是時賈公已病逾月未幾而薨

燒鷄

曾太尉言有親識送燒鷄數隻因擘開見小兒手一隻指掌腕皆宛然再啟左翅下亦有一手如擘碎嬰兒手大自此不食燒鷄

猫作人語

乾明寺尼道堅說王伯庸參政忽病家人說猫兒作

人語云此亦不祥之驗也未幾伯庸卒

野禽入室

范師道居都水監忽一日有野禽飛來室中如野雉狀而文彩過之捕得甚馴熟范疑隣家所養或南人携來將出門外令人識認久之無來認者忽有閩中客至見之曰此山禽也福唐有之能學種種聲范令人數之無不解未幾謫官福唐人云鄉人來迎弗可免其去也

蛟攫馬

閭門祇候郭士遷因出郊借人馬騎去時夏熱因解於河上令人浴馬忽有物在水底如蛟蜃狀擊攫其馬并人須臾不見人即時出蘇息說其狀如蛇即不見其穴處

葛根毒

揚州賣葛根其狀甚麓大買食者多吐血死原其下有毒蛇蟠屈後毒人如此

食蟹而卒

王僅殿丞說有一官人在河橋時因祭濟源廟廟中有池養魚於中令釣之獲一蟹煮食之遂得病而卒

見人皆有兩頭

愚為學士時致齋宗正寺忽苦河魚夜至十起來早中元有張獲秀才見謁遂延之忽睹張生有兩頭心惡之遂低頭傍視虞候李吉者亦見二首因為書遺囑與妻李氏謂其死在朝夕泊歸舍女子癩痢疾誤服藥因患口齒卒遂求出知鄆州明年七月妻子又卒不知兩頭者何祥也

服

行有影當前如人狀

愚乞出罷翰林學士為龍圖閣知鄆州七月妻病舉足即有黑影當前如人形狀未幾妻卒向見蘇公每行即前有黑影當面如人狀見之不以為怪月餘母氏周國太夫人亡此亦神物有所朕兆以為先應

山魃

歐陽永叔任龍圖閣直學士知南京日有山魃神為怪未嘗信之忽一日聞燒帛氣無處尋求他日家人啓箱篋見一複內裙一腰在衆衣之中已為煨燼即餘衣略無損者因設酒于地曰爾為靈非尊重者當現形飲此酒祝之數四自是遂絕永叔自說

夜聞鬼聲

永叔又言曾泊漢江夜聞人語甚鬧有歌者哭者至

五鼓遂微相次不曉問村人此有塚墓否云無遂行一里餘見一古壘云是沔城乃戰國時所築

二

求叔又言作河北漕使夜宿滄洲驛聞人甚鬧從者云此中無人敢鬧又似在空中至明方止問彼人云恐是海神過

不毀古塚

道士王清化說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道士某者再三乞不毀言不宜毀此清化遂止是夕道士夢感一大官召謝之後數日遂賜紫

土地神來謁

僧文旦乞修慈孝寺文字再奏後有吳附馬宅神土地著紫衣稱官人謁文旦語話至昏送至門外忽不

見

開墓

張十五者鄉中衣冠之後窮窘遂於自己園中開一墓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乎被劫去來日又白同伴取得銅照等雖不敗擒因茲日號叫云殺人遂患腫毒而死

二

南京民劫一新墓為屍掌其面膜之有血遂發毒害意剥其衣物殘其屍未幾果敗抵法

鬼敷人皮

歐陽永叔言祥符辛亥壬子間護其先君靈柩於維陽有人來言此中非可久居也向人曾於市中聞呵殿甚嚴視之無人又夜向深再聞嚶呼者潛於屏處

伺之見一官人來過市中橋下馬坐定令人於后土廟傳語其官請來須臾有一官人來下馬對坐議云官府須要一方張人皮用其後至者云今歲人皮恐不堪當俟來年供之是歲人多患疥明年疾疫死者甚衆未知此生殺之柄小神所主何事而驗如此又說在光化乾德有術僧來言今年山谷間多火印恐有寇盜後有張海賊之驗

畫僧語

頃年京師顯聖寺俗呼爲菩提寺者有壁上畫者神僧一夜語軍巡人曰忽放蟹子過橋所許錢慎勿要皆楮鏹爾乃果有人昇輦子來許百緡辭之不要相次觀之乃破蘆蓆三兩領示

陰聲塚

又有陰聲塚者陰雨則塚中有歌樂之聲呂文穆因過其塚中云相公來且任歌樂

並趙稟靖公聞見錄

王元澤託生

興化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嘗坐於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勾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蘇洵云

涑水紀聞

昭信縣尉廳

寶元己卯歲予游泗州昭信縣時大龍吳中復初筮仕尉此邑因獲謁之百姓復訪其廳已摧延別齋會

話具述棟撓之由云此廳不知幾十百年九直更無  
一夜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僕大驚已謂更人必  
糞粉矣急開堂扉呼之五更俱聲喏僕恠問曰汝輩  
夜來何處打更更夫對曰某等皆見甲士數人仗戈  
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  
未及廊其廳已摧公因謂予曰僕隸愚賤人也動靜  
尚有物衛之况崇高聰明乎予後還餘杭猶憶公詩  
送行中有談經飛辨伏簪紳盃渡西來訪故人之句

湘山野錄

虹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  
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  
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

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  
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

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  
之 孫彦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尸毗王墓

延州天山之顛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  
毘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  
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  
屠施縣詳屠施之義亦與尸毘王說相符按漢書屠  
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  
爲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  
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毘墓得千餘秤  
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臙骨大

如斗并得玉環珠七十餘件。玉衡牙長僅盈尺。皆為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彼。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為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閣門。使夏元象時為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為予言之。甚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 古鏡

予於譙亭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鐸跡。恐非可合也。就使合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冷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不測。

### 物夜有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炙鹽鴨。其間一郊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屈中盡明。罍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炙一鴨。郊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 呪肉復生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咀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

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 紫姑神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令謂之水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苗，今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

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鞭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誌于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棊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 神珠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



陂澤中後轉入覽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九十餘  
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  
見其珠甚近劉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  
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  
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  
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  
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  
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  
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  
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舡數宵以待現各其亭為玩珠

二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  
持之映堂而觀則未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

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  
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  
月形疑此近之

巨嶠山

登州巨嶠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石皆  
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為常莫知何  
謂

海市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  
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為疑不然  
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  
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  
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髣髴

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竹化為石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  
筍一林九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  
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土數十尺  
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  
竹耶婺州今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  
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  
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 石龍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大  
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  
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

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 息石

隨州醫蔡士寧常寶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  
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人搜和藥劑有纏  
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篋剔之出赤  
屑如丹沙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片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鍊丹藥也形色  
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並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八

神異幽怪  
鱷魚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舡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半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鋸利遇鹿豕即以尾戰之以食生外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龜其為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釣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為所斃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九

神異幽怪

鱷魚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舡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半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鋸利遇鹿豕即以尾戰之以食生外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龜其為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釣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為所斃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有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

昇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風卷武成縣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

勝計縣城悉為丘墟，遂移今縣。並筆談

異犬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員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永錫以饅頭飼畜犬，門生曰：犬彘食人食，古人所譏，况珍味耶？犬不食，瞪視而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跑門闕下，將入，生起潛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詐為人，卧床上，升棟以避之。犬入登床，噬之，覺非人也。吼怒，徑出戶外，擲尾作氣，移時遂死。今夫衣士夫衣，冠首鼠，貴遊門下，以獵舖啜，雖嗟來不媿，曾斯犬之不若也。

二

揚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者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

畜犬傍俛其側。若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為我至  
在取米耶？犬搖耳應之。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  
上犬即由水竇出，至在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  
視之，令負米還。投曉入城，如此數月。比城開，孫氏闔  
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  
于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  
其墓，曰：靈犬誌。

野菌石麩救飢

熙寧中，淮浙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泰農田中生菌，  
被野飢民多採食。元豐初，青淄荐饑，山中及平地皆  
生石麩，白如石灰，而膩。民有數十斛者，以少麩同和  
為湯餅可食，大濟之絕。二事頗異，皆所目見。並燕談

鸚鵡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  
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  
之，加意寵養。一旦段坐事繫獄，半年方釋到家，就籠  
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  
汝還安否？家人餵飼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  
月，不堪。不易。鸚哥籠閉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  
吾當親送爾歸，乃持具車馬，携至秦隴，揭籠泣放。祝  
之曰：汝却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  
忍去。後聞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九吳商驅車入秦  
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  
若見時，為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  
止。在熙寧六七年間。玉壺清話

鴈

華清宮溫泉碑唐太宗撰并書又飛白貞觀二字于額天聖初自糞壤中發出之再加刊刻而立於小亭前進士劉稹未第居德州孔子廟中嘗市一雁翅雖折而尚生不忍烹聞自然銅冶折傷乃市數兩燔而淬之未以飼焉至春晚遂飛去是年秋深忽有羣鴈集稹所居之後圃家僮執挺往擊諸鴈悉驚飛一鴈不去因極殺之燂剥毳羽見翅骨肉壞剖之中皆若銀絲乃向所養者稹咨嗟累日

倦遊錄

龜

熙寧十年四月初澶州監堤岸物料場孫勉侍禁一日晚見一龜自黃河順流而下因取弓箭射之連中而斃尋拽上岸分而食之不數日孫生一夕暴卒後兩日復甦說云其始也見四人持牒來追生意其官

府之攝也曰某未嘗敢為顯過何遽致追攝彼云所追者太山牒也生乃悞其死遂不覺與之但行其所經由皆荆棘叢密行步頗艱約五六十里忽至一城門微開守閤者數人皆羶冠大袖追者曰取公事來守者遂開門放入其中屋宇廊廡皆如官府行五十餘步至一公府門亦微開守衛者頗嚴肅追者報取公事至如前守者遂放入復有一人云未坐少祠之茶頃間忽云卷簾也坐矣相次追入見一人衣金紫正坐追者持牒上金紫者視之曰殺龜邪仰視之曰乃韓魏公也生昔為公指使遂再拜懇告曰龜亦魚鱉類也殺而食之者甚多何某獨當死公笑曰此中不得比陽間無可告之理龜既有詞須當償命生因歷敘昔日趨事之勤及老幼無託涕泣再拜不已公

徐令前低語曰。如今到彼更再三告之。若不肯放。汝還但云命即須償。他固不敢辭。只乞更檢房簿看過。生得旨。遂退出門。又行百餘步。兩面皆矮槐青密。可憂。又至一官府。其門亦閉。守衛者愈嚴密。追者云。公事至國者。曰。當先詣彼處。曰。已出頭矣。闔者遂開門。遂入。亦有人云。未坐。又伺俟。少頃。傳呼云。卷簾也。卷簾也。追者領入。見三人。盡衣金紫。追者持牒上。皆簽押之。生惶駭。顧視間。向所殺者。龜已在其左。其一人西向者云。汝無故殺龜。彼有詞。須還他命。生再三懇告。竟不允。不得已。遂以公言白之。三人皆驚駭相視。曰。誰泄此。彼人何得知之。其處中者一人。尤怒大呼。曰。且令寬照。汝因何知有房簿。遂加凌窘。生不禁其苦。乃具言曰。某昔嘗趨事韓魏公。適見懇告。遂放還。

公教言乞檢房簿。三人皆肯首。嗟嘆其東向者一人。曰。韓侍中昔在陽間。一生存心救濟天下。今到此尚猶不已。遂令請房簿。須臾數人。擗一黑木櫃。有三吏由廳堦而下。檢之不數十葉。見將上呈。其西向者讀畢。方喚龜諭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在至時當令受罪。言訖。其龜滅而不見。遂命追者曰。速放還出門而悟。魏王別錄

湫神

寧州真寧縣。要冊湫。自唐天祐中。宗朝多祈雨。有驗。歲旱。遣中使持錦織及鎮宣徽樂工三五十人。作樂於祠庭。僖宗乾符中。封神為應聖侯。昭宗光化中。進封普濟王。開寶九年。太宗在南府。遣親吏市馬。秦州過宿於湫房。夢人告云。晉王登帝位。至長安。赦至。

果符其言遂以聞明年五月十三日白龍見池中長數丈東鄉吐雲雲白色自辰至午而沒見者數千人郡以聞遂下詔封顯聖王增修祠宇先是涇州界有湫方四十里水停不流冬夏不增減水清澈不容穢濁或有喧汙輒興雲雨歲旱土人多祈雨於此傳云龍之所居漢書郊祀志云春祠官所領湫淵安定期那者是也其後屢稱湫有靈應朝那無聞焉而天下山川限曲亦徃徃有之皆神龍之所蟠螫建州浦城縣福羅山有龍潭歲旱土人祀之或投鐵龍立致雨

擔夫頂有圓光

祕書丞程希道慶曆中爲果州判官遇提刑按部率之同行至南山中日初出薄霧未散見一荷擔夫頂有紫光圓徑二尺許召問之云向於召罇中得一物

方數寸色如紫玉置頭巾帶中不知其他取令他夫戴之亦然疑是昔人所煉之大丹憲使以百錢易之

並揚文公談苑

慢神速咎

奉

虞部員外郎張著通判潭州秦時祀於南嶽舊制設位于壇敷席于地列籩簋牲醴之品當設席之際著徃徃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能食素是日五鼓奉祀遂茹葷而徃方升殿暴得疾口鼻流血左右扶下殿已卒矣噫然也慢神而速咎邪何誅責之遽也可畏哉

仰山神

袁州仰山神祠自唐以來威靈頗著幅員千里之內



事之甚謹。柔毛之獻。歲時相繼。故動以數百羊為羣。祖擇之向以太常博士知宜春公帑不甚豐。遇厨餼將匱。致奠于神。啓其故。命衙校持盃校執羣羊卜之。得吉告。即已一禱。必驅數十頭歸。垂盡。復禱。竟亦無他。并東齋記事

雙峯洞主

俞括朝奉往年為漳州通判。有神仙降其家。號雙峰洞主。如所謂蓬萊仙者。自言與韓退之等儔。晉為桓乃其弟子。恍惚不可考。余曾見畫像。乃一纖麗女子也。於括家碧牋上作詩。用篆字。字如指面。極謹。敕非稍箕上。插筆點畫。傾歎。僅可辨者也。詩云。大笑莫如今日醉。一聲鶯語送。

滕子京

滕

滕子京待制知蘇州。日感疾在床。其二子見其从堂前行。過疑之。往省其父。依然在床上。後數日卒。愚時在蘇。丁憂。親聞之。

王監簿

愚初為學士。歲館伴番使。正月五日五更初。院子來報。王監簿在河亭上。因令呼來。院子去。未幾。報番使上馬。旋令往家中。因問何來。彼家人怪訝。言在某處。並不曾出。甚怪之。未幾。卧疾。遂不起。此與滕子京事甚相類。疑其魂魄已去。

楊龜年

杭州楊龜年。新及第。年於二月十二日。絕早見王景。并行李數十擔。出崇明門。未幾。景彘卒。並趙康靖

公聞見錄

滕

魏大諫

平生頗嘗見怪異。在家居時。因中夏乘涼。夜將半。舍南三十許步。忽有人聚語。且悲且嘯。燈火閃閃。其光燄絕碧色。火邊有四五人環坐。或歌或舞。公孰視之。知必鬼物。因引弓。援矢射之。一發中右坐一人。其餘且走而哭。曰。射殺于媪也。既而察之。見箭正穿一破鉢。孟又嘗在趙州。寓護兵魏咸美公署內。有西堂。平常時人皆不敢居焉。其堂內尤有怪。咸美素知公有膽氣。因請公曰。敢宿西堂乎。公曰。何為不敢。即泊于西堂。獨枕一劍。其夜二鼓初。聞門戶忽自開。公在床偃卧。見美婦女二十餘人。笑語直入於堂內。公問爾等何人。輒敢來此。有姓氏乎。皆不荅。公又曰。何不近來。婦女一齊逼於床。公戲之曰。爾等有變耶。胡不徙

蒼

歌

吾床於堂下。一人曰。公擲去劍。吾曹徙床。豈難也哉。公即取劍擲於地。於是羣女遂負床置於門堂外。公猶在床。獨撫股仰視。婦人皆羅列於床。公乃曰。得矣。復吾床故處。婦人却負床於堂內。有一人把火炬。燒牀帳。俄而火四起。公亦不動。但訝火微熱而不甚炎烈。須臾火盡。婦人笑曰。此何人哉。言訖不見。及曉。具此白主人。主人大駭。是堂爾後因不復有恠也。是時冀趙間大旱。公與鄉人徐載王禮徒步閉閤。忽逢一丈夫。兒古朴野服飾。弊裂。揖公曰。啜茶一甌可乎。准然而坐。徐頗不悅。以為何如人耳。啜訖。弊衣者曰。今夜三更當雨。徐不然之。彼丈夫有愠色。迴顧徐。聞面上出火焰高二尺許。光溢四坐。客惶駭不已。火滅。彼丈夫亦失所坐處。於是白于魏侯。是夜風清。月皎。雲

忽暝合大雨如注。一夕告足成。表自此畫神公以爲信有而且不誣也。公即歸大名。在路爲大旋風所繞。莫能前進。公怒曰：安有是哉？遂引弓射之。正中一物。風乃止。視之一白驢首。旋逼而滅之。行者盡懼異之。公至家。鄰舍有巨石磨。以久不爲用。公以手之末指擬而祝曰：儻富貴有命。隨指而旋。有若神助。勢如轉丸者數四。傍觀輿人躍力推舉。輪植不可動。咸伏其異焉。又嘗寢覺。手中有金一錠。巨細形體首尾如蠶。不知自何而至。其季弟收之。于今存焉。後於縣郭內買宅居。日夜以讀書爲業。縣城內有威雄將軍廟。居人敬憚。遠近必禱祀。以求靈報。廟有主廟李紹斌者。常與民導神之酒饌。而達其意。忽一夕公夢一健步入門。呼曰：將軍至矣。公惶駭。具襪靴。竦立於庭中。斯

須聞數呵殿趨導。至有頃。見一少年。衣錦袍。戴金花帽。跨紅駿馬。至則索胡床。據廳事坐。左右僕從衣服鮮明。將鷹犬。操竿挾彈。蹴鞠角抵。羅列於庭戶。將軍揖公坐。公辭讓。至於再。至於三方。坐於席次。將軍曰：吾來事有欲便君爾。公避席曰：諾。將軍使小豎持上排十二錢。命公曰：唯所意取之。公依旨於第二第四行間各探一錢。將軍笑曰：來年未及第。須後年也。前去甚嘉。將軍指第一行間下一錢云：如此得錢。雖來年及第。然終身敘不進。請善保吾二錢。有疑可決。言訖而不見。公夢覺。夜方半。遂伸紙揮管。以記其事。竟不復寐。五鼓俄有叩門者。問之。乃主廟李紹斌也。公曰：來何早。紹斌曰：夜來知將軍奉謁。令紹斌送卦錢。來公視之。乃夢中所探得二錢。圓摸巨細。略無異焉。

焉公甚駭異。因躬備酒饌而往奠謝之。所得二錢藏於篋笥。保惜尤謹。遇事有疑慮。則以錢占之。吉凶無不應。兆太平興國四年。赴舉。果下第。因遊相國寺之石殿。頗動歸歎之思。復有投筆之謀。忽不決。見一梵僧。踈眉大目。謂曰。子前程極遠。何妄想耶。公聘胎拱立命於泗州院。烹茗一啜。復曰。他日當相見。言訖。倏之柱中。公徐思曰。吾聞西來有神異高僧。祕靈骨於泗濱者。斯之謂乎。乃繪其像而禮奉之。至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及第。又至道元年八月。移知潭州。賜白金五百兩。仍降璽書獎諭。公汴舟行。既達洞庭湖。方其中流。俄而風濤暴作。雷雨雲霧。昏迷如夜。舟人戒曰。慎無鼓樂及薪松煎油。不如是。當有蛟龍出於患害也。整衣冠禱之曰。廷式束髮仕官。已來常盡簾恪

所治州郡。夙夜在公。今奉朝命。俾典湘潭。命也已矣。則速沈於波中。如其不然。則無為恐怖耳。言訖。使庖夫爨松薪熬油作藥。俄頃風止浪息。而前去。至潭州。泊於驛門外。岸隈舊有大舟。命曰水驛。皆往來星使。多居於此舟也。公將家就休。方亭午假寐。如聞人呼曰。起。公未熟寢。如此已數四。因起視舟。水已侵入。將其半也。公驚遽移家其舟。旋為中斷而沒矣。交政後。與僚屬遊會春園。擊九會坐牀上。有圓竅甚小。公移牀二十步。謂僚佐曰。吾以九射之。如中則吾前途未易量也。即射之。正中竅中。飛越快然不礙。復收九校竅。竅小不容焉。次日有勅書褒勞公之能績。拜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既中有烏馬。常乘騎。一日晚歸。弟至曹門外橋南。望有婦人立水面上。向而呼曰。相

公放我兒來所乘馬驚逸幾不可制即不見矣次日  
水中濯馬足迴馬病醫藥至備而無差矣公對馬曰  
吾賴爾力亦多也今爾病吾醫療亦極矣如必不可  
爾出吾門外慎勿於吾面前斃蓋所不忍馬即跪前  
脚目有淚下如辭狀起而歔歔出門外即氣絕矣左  
右互相嘆訝魏大諫見異錄

張鄧公

張士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  
於鄉里京西舊有神祀其設頗雜立二十四司三十  
六門公幼往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  
門下坐後果以師儒之重相仁廟出處皆可稱壽  
八十六

趙韓王

趙韓王普年七十一病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  
遣親吏甄潜者詣上清太平宮醮星露懇以謝往咎  
上清道錄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  
國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玄又叩乞冤者神以  
淡墨一巨碑示之濃煙罩其上但碑底火字爾潜歸  
公力疾冠帶出寢涕泣受神語聞牌底火字公曰我  
知之矣此必秦王庭羨也然當時事曲不在吾渠自  
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咎  
豈在予但願早逝血面辨於幽獄曲直自正是夕普  
卒上感悼涕泗自撰神道碑八分御書賜之並玉壘清詒

梅公儀

梅公儀知滑州夜中河決即部官吏兵卒走河上疊  
掃掃不足拚官私屋楹塞俄有一白鬚翁載一船楫

程中流而下。佐助填壘。遂定平曉。不知白鬚翁所在。以爲神也。州民請爲公儀立頌功德碑。朝廷止降詔以褒獎。東齋記事

### 磬愚子

黃晞閩人。皇祐初遊京師。不踐場屋。居以古學。游於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磬愚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大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駟之道者。列章爲薦。極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勅。遍謝知己。才三日。晞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遠人也。懃苦貧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飽。今日方幸事畢。且故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慎無見喧。僧諾之。局扉遂寢。翌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

牖大呼。已卒於榻矣。

玉壘清話

### 崔公誼

崔公誼者。鄧州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用舅氏賈魏公蔭。補莫州任。立簿。熙寧初。河北地震。震未已。而公誼秩滿。挈家以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送還僕曰。在。又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嗟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獄到家速來。殆開門。寂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必度其死。遂兼程送妻。至壽陽。次日遂卒。湘山野錄

### 張文孝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

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置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為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弟之直郿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竅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韓魏公

帥

韓魏公自成德移師中山前驅至沙河而馳報曰河勢將漲慮水暴至願迴轅少頃公曰弟具舟既而徐濟人望其上流若有神龍偃止之狀行李方絕波濤果如山而下後騎猶有未得渡者觀者莫不驚歎以謂盛德所至神明常輔相之也

魏王別錄

寇萊公

寇萊公貶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掛物為祭焚之後生笋成林民以為神因為公立祠目其竹曰相公竹王樂道為記刊石李承之有詩曰已枯斷竹鈞私被既歿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萊公初登第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焉

筆談

二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夾子忽就撲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榜示百姓依舊祭享

東齋記事





仁宗大以爲然於是逐瑀終身不齒矣

甄履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履繼聖圖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歲天書降後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復是天慶節是天書於二紀已前爲陛下降聖之兆也又邇來市民染帛以油漬紫色謂之油紫油紫者猶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視仁宗爲諸父此猶子之義也又云京師自二年來里巷間多云看个羊陛下生於辛未羊爲未神此又語瑞也又以御名拆其點畫使兩日相並爲昴明繼照之義其言詭誕不經英宗聖性高明尤惡諛諂書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書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靈

宋子京

歐陽文忠公脩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荅既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已文以贄而稱羨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報丘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得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李定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貨易。以具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神例。賣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優伶。却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願預醪厠會。而舜欽不納。定銜之。遂騰謗於都下。既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為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為定發也。

劉元瑜

劉待制元瑜。既彈蘇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為之一空。劉見宰相曰。聊為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郊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鷄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囚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賽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網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廢為民。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四十餘卒。並傳

吳奎

吳奎為參知政事。會御史中丞王陶以韓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兩府。奎乃上章言。邇來天文譴見。皆為王陶召之。又嘗於上前薦滕甫可為帥。上問。滕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將略可取。至於軀幹膂力。自可

被兩重鐵甲。異時上語其事於待臣曰。吳奎論事大槩皆此類也。

常秩

常秩以處士起為左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不踰年待制寶文閣兼判太常寺中間謁告歸汝陰主上特降詔自秩始也會放進士徐鐸榜秩密以太學生之薄於行者籍名於方冊竝懷袖間每唱各有之則揭策指名進呈乞賜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或與執政語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為沮遂謁告不朝一日翰林學士楊繪方坐禁中俄有報太常寺吏人到院者繪昔嘗判寺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詢其來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探刺消息楊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於法

則連及待制汝速出無取禍也先是秩未謁告時差護向經葬事至是經葬有日上親奠祭護葬官例合迎駕秩不候朝參而出迎駕於經門上祭畢登輦而去亦不顧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參而出就職又嘗私覘禁中臺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既而卒或云方卒時狂亂若心疾將自殺者然未得其詳

鄧潤甫

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襁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選人鄭俠監安上門遂畫流民圖及䟽言時失其詞激訐譏訕往往不實書奏俠坐流竄而中丞鄧綰

知諫院鄧潤甫上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  
獎成之言。意在非殺其兄。是時平甫以著作佐郎祕  
閣校理判官誥院坐此。放歸田里。逾年起為大理寺  
丞。監真州糧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  
其罪。而又不壽。世共歎惜。臺官希執政之旨。且將因  
此以浼荆公也。余金嘗為挽詞二首。頗道其事云。海內  
文章傑。朝廷亮直聞。黃瓊起處士。子夏遽脩文。貝錦  
生遷怒。江湖夕離羣。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勛。又曰。  
今日臨風淚。蕭蕭似綆縻。空懷徐稚絮。誰立鄭玄碑。  
無力酬推轂。平時憤抵巇。何人全枉狀。路粹豈能為。  
蓋為是也。

鄧綰

馮京與呂惠卿同為參知政事。呂每有所為。馮雖不

抑而心不以為善。至於機事。亦多矛盾。會鄭俠獄起。  
言事者以俠嘗遊京之門。推劾百端。馮竟以本官知  
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舍人錢藻當制。有  
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中  
丞鄧綰懼馮再入。又將希合。呂公遽言馮京預政日  
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徇俗。懷利而已。  
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論中外。而藻竟罷。直院

二

熙寧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而門下之人。  
復為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  
者。諸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  
則庶幾可留也。所謂殊禮。以丞相之子雲為樞密使。  
諸弟皆為兩制。婿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為

禮備矣。紹一一如所戒之言。上祭知其阿黨，亦領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曰：「卿勉為朕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而何為賜第？」上笑而不荅。翌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紹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紹欲用其黨力傷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而薦之。其實意在傷也。無何，上黜彭汝礪，紹遽表言：「臣素不知汝非之為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紹中丞，以本官知魏州。南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紹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楊繪

楊繪性少慎，無檢操。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為荆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為耻，叱妓入，撻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遽欲徹席。師文狂怒奮拳，歐繪。眾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為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

許將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削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

察

无厭當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非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並東軒筆錄

侯仁寶

侯仁寶即趙王普之甥也世為洛陽大族知邕州久在嶺外求歸西洛而無其計詐取交趾矯其奏乞詣闕而陳其策太宗納之其舅韓王時已為盧多遜所譖罷相出河陽多遜當國必知是役之艱固欲致仁寶於敗績以沮趙普而太宗復不寤仁寶求歸

之矯盧因奏曰今果許仁寶自邕至闕復還嶺表率師往取反復路遠恐為交人先警豈若就湖南兵數萬乘不備而襲之木宗深然之詔團練使孫全興將湖南兵三萬與仁寶南取交州兵至白藤以為賊可盡滅仁寶為交趾所擒梟首於朱鳶縣宜然也全與奔北斬於闕下

湘山野錄

張杲卿

張杲卿丞相致政居陽翟於少室山下造庵為養性存神之地間或乘有輿而往從者不過五六人廼庵中徃徃踰月方歸一日有道人形神瀟洒野冠山服來謁公與之語頗達道要亦究佛理待之甚喜既夕道人曰其新自浙中迴得茗芽少許欲請相公一啜公欣然可之道人乃躬自滌器進火烹茶以進公頗

稱善良久。又取茶飲。從者各一甌。少時從者皆昏。顛仆且睡。道人即白公曰。某欲往羅浮煉丹之藥劑。鼎竈之資行從多金器。願賜數事。公遽呼從者。皆不應。亦無可柰何。住其所取幾十餘斤。悉持去。殆曉從者始醒。

揚攷

揚學士攷襄陽人。始來京師。應舉。與一倡婦往還。情甚密。倡盡所有以資之。共處踰歲。既登第。貧無以為謝。遂給以爲妻。同歸襄陽。去郡一驛。忽謂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廬。若處其下。乘性悍矣。計當相困。我視若亦何聊賴。數夕思之。欲相與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爲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飲。揚素具毒藥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舉而盡。揚執爵謂倡曰。今儻

偕死。家人須來藏我之屍。若之遺骸。必投諸溝壑。以飼鷓鴣。曷若我葬。若而後死。亦未晚。倡即呼曰。爾誑誘我至此。而詭謀殺我。乃大慟。頃之遂死。即燔瘞而歸。揚後終於祠曹。負外郎。集賢校理。

史沈

史沈以進士弟爲著作佐郎。累坐事。羈房州。移襄以卒。沈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長。世亦凶人目之。然亦竟以此敗。常過江州琵琶亭。作詩。勝于棟。其略曰。坐上騷人雖有詠。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

王平

御史臺儀九。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之。或

日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  
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  
容忽覩鬢如之狀並倦遊錄

蘇曉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爲淮漕議盡榷舒廬蘄黃壽  
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盡搜其利歲行百  
餘萬緡淮洛苦之曉舟敗溺淮民比屋相賀

胡旦

監胡大監旦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  
州遇之特歡截篙投擲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  
侍列餽餼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  
出於諸生所享若此粗亦忝矣弊舟亦有二三裘襲  
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

日能枉駕弊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  
品珍器貧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夸示荆釵  
得否董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奩  
盡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淮風瞥  
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  
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甚安又曰董望之  
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樽前胡謂薛  
曰聊假二千緡創鑑湖別墅節麾才罷便當謝病一  
扁舟釣於越溪豈能隨螭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  
贈白金三百星聊以爲釣溪一醉且撼頭領之不爲  
少謝後知制誥爲繼恩平蜀有功恃勲邀寵僭溢恣  
濫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旦爲褒詔事敗旦削籍爲  
典午竄潯州安置焉並玉壺清話

皇朝卷七十一

十一



石守道

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獎風教為已任慶曆中在太學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為講解殊無倦色嘗請仁廟駕幸太學欲為儒者榮觀因作慶曆聖德頌詆忤當途大臣既而謗介請駕幸太學將有他志介因罷學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持闕于徂徠故棲歲餘病死當途者誣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實遂詔京東提刑司發墳剖棺驗其事繼而有孔直溫者狂悖抵罪直溫昔嘗在介書院為學以為黨遂編置介之子弟于諸郡嗚呼讒人之口真可懼哉

卷遊錄

二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

道時庠序號為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鑾輿有玉津塢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善守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為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於堂集諸生誦之曰此輩鼓篋游上庠提筆場屋稍或黜落尚騰謗有司者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是此物宜遽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

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一

詐妄謬誤

石守道

章  
 帝郇公得象為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拊之句。頌出泰山 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疾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 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

走則雖孛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在未嘗叛去即  
是朝廷無故發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  
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  
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  
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  
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  
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  
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  
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  
以居簡爲長者

### 僧願成

越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爲符籙禁呪時王雱幼子夜  
啼用神呪而止雱雖德之然性斬齋會章惇察訪荆

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略溪洞或曰蠻人多行南  
法畏符籙雱即薦願成於章至辰州先遣張祐李資  
明夷中及願成等入江南受降裕等至洞而穢亂蠻  
婦酋丑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來使剝斫于柱次至  
成成搏頰求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殺而遣之願成不  
以爲耻乃更乘大馬擁撻斧以自從稱廢訪大師猶  
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時又有隨州僧智緣嘗以  
醫術供奉仁宗英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  
遂因執政上言乞往鄯廓見董氈說令納地上召  
見後苑賜白金以遣行遂自稱經略大師深爲  
上所惡罷歸朝廷憐其意猶得左街首座卒

並筆錄

### 曹侍中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當罪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降恩  
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  
者則不得已而行之者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而  
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  
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姝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  
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儼  
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  
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防也

二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嬖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  
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人內唐  
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

院坐廳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  
狀以聞崇勲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奏言芮  
反狀 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  
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鍛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  
隨州再貶房州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  
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  
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並歸田錄

李士寧

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  
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荆公鎮金陵昂  
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  
君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  
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君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

寧決杖流求州連坐者甚衆始興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所誣讎會荆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李師中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崑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力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為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並東軒筆錄

黃宗旦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沈存中筆談

丁晉公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后上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仇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罔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公須俟王公見啓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封遽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溫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脩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謂失人心如此倦遊錄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止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某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

上願謂近臣曰丁謂帶子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並雜錄

丁謂有小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奸邪及稍進即啓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為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一日宴宮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梳注者獻藝于庭丁頤語夏曰古無詠盤珠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王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

湘山野錄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夷

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  
盛稱浙茶之羨云自來進御惟建州餅茶浙茶未嘗  
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  
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  
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  
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軸艦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  
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歲  
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饒餽

撫人饒餽者馳辨逞才素押闔於都下熙寧初免解  
到闕因又失意當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議交上大丞  
相閉閣不視事之際生將出關以詩投相閣曰又還  
垂翅下煙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須賣却要

錢准備納青苗相亦以十千賣之生與劉史館相公  
冲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謁之  
公觀名紙已蹙頰不悅生趨前丞曰某此行有少急  
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關又不敢望旌麾潛過須一  
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既聞不肯少留遂開懷侍之  
問曰途中無闕否生曰並無惟乏好酒耳遂贈家釀  
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密幸其去至耒陽密覘其  
令譽不甚謹遽曰知郡學士甚託致意有雙盞乃兵  
厨精醞仗其携至奉贈具書謝之其令聞之以書爲  
謝必非誑詐人幸以其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恃大  
喜之急戒刻木數刻間釀金半鍍賣之瞥然遂去後  
日劉公得謝書方寤寤已噬臍矣又下歲下第出京  
庇巨商厚貨以免征筭自撰除目一紙盡宰府兩禁

三路巨鎮除拜遷移皆近擬議九過関首謁局吏坐  
定遽曰還聞近日差除事否仕人無不願聞者曰某  
前數日聞鎖院臨出京在某官宅恰見內探錄至得  
之遂行其間寧不少關親舊者聞之無不願見讀訖  
即曰下第窮生弊舟然無一物敢煩公吏略賜一檢  
其官皆曰豈敢如是言訖拜辭飄然遂行九藉此術  
下汴淮歷江海其關賦僅免二三千緡苟移其用以  
謀大謀遂為妙策

陳孝廉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  
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九  
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  
襪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

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即時李遇盡匍匐  
圖卷遊錄

二

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李太白自建昌携文訪之一  
日命李及陳孝廉烈早膳於後圃望海亭不設樽酒  
饌罷欲起時方暮春鬻酒於園郡人嬉游籍姬數子  
時亦尋芳於此既太守在亭因斂袖嚙喏而過蔡公  
遂留之旋命觥具就以爲侑酒方行歌一拍陳烈者  
驚懼怖駭越牆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賦詩云七閩山  
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幾多  
鳴榔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即漸希山  
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韓熙載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頃同硯席分携結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逢其主穀廣順中仕周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為光政殿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駟以定中原穀荅熙載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賴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寔相覘之李相密貽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忽喜奉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曰吾輩綿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字也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侯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弱蘭者詐為驛卒之

女以中之弊衣竹釵旦暮擁篲洒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託父母即守驛翁媪是也情既瀆失慎獨之戒又以闕贈之後數日醺于清心堂李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慙笑捧杯珥幾委不敢不醕醕罷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為主禮所薄還朝日遣數小吏携壺漿薄餞于郊亭逮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卒不大用

玉壺清話

楊安國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為人沽激矯偽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宸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

日侍。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  
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  
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  
人也，須要錢。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  
拜，唯安國受之而已。

### 彭乘

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笑。有邊帥乞朝  
覲，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之詔曰：當俟  
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府，會兩蜀荒  
歉，飢民流離，况始入劍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  
罪，乘又當批荅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  
琪性滑稽，多所侮諷，及乘死也，琪為挽詞，有最是蕭  
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並東軒筆錄

### 潘道遥

潘閻字道遥，踈蕩有清才，最善詩。王繼恩都知待之  
甚厚，往往直造卧内，飲笑于婦女間，未嘗信宿不見  
也。忽去半歲，不知所詣，俄而王生辰，閻携香合來謁  
王，大喜，延之中堂，共宴，席罷，王留之，詢其所適。潘曰：  
雖然，游歷山水，訪尋親舊，亦為太尉謀一長守之策  
耳。問其策，謂何。潘曰：上顧君侯恩禮之厚，天下莫不  
知。君侯恃上之遇於人，亦有不足者矣。况復縮時權  
席，天寵媚而嫉者不止，南北之朝臣與諸王戚里，亦  
有不善者。一旦宮車晏駕，君侯之富貴安得如舊邪？  
王懼然曰：吾亦憂之。先生何以教我。潘曰：上春秋高，  
諸子皆賢，何不乘間建白，乞立儲嗣。異日有天下，知  
策自君侯出，何懼富貴之替乎。王曰：我欲乞立南衙

大王如何時章聖以襄陽判開封府潘曰南衙自謂  
當立豈有德于君侯邪立其不當者善也王繇是屢  
以白神功乞別擇諸王嗣位神功竟不聽其後繼恩  
得罪章聖嗣位即遂出閤閤遂亡命詔天下捕之  
其後會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名羈置信州久之移泗  
州散參軍而死倦遊雜錄

二

潘道遙閤有詩名所交游皆一時豪傑盧相多遜欲  
立秦邸潘預其謀混迹於講堂若開藥肆劉少述鮑  
少孤二人者為藥童唐巾韋帶氣負爽秀後大宋  
登極秦邸之謀不集潘有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  
里遊清霄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之句事敗已還多遜  
之宅斯須將捕於閤閤覺之止奔其鄰曰吾謀逆事

彰吾若就誅止一身奈汝並鄰皆知吾謀編窟屠戮  
者不下數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則脫汝輩數家之  
禍然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吾出門則擒  
之汝輩自度宜如何其鄰無可奈何遂藏於壁少頃  
捕者四集至則失之矣朝廷下諸路畫影以搜獄既  
具投多遜於崖已而沸議漸息閤服僧衣髡鬚五更  
持磬出宜秋門至秦亭擊檐為籥音孤桶匠投故人  
阮思道為秦掾理陰認之遂呼至庭裨葺故桶阮提  
錢三鏹明示於閤大擲于案乘馬遂出閤諭其意提  
金直入于室因匿焉阮歸責閤者案上三鏹及桶匠  
安在皆曰不知遂杖閤者令捕之閤恨之遍尋於市  
數日不得其蹤阮後徐諷秦帥曹武惠彬曰朝廷捕  
潘閤甚急聞閤亦豪邁之士竄伏既久欲追死地稍

裂網他逸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寬捕  
典或聊以小官召出亦羈縻之一端帥然之遂削奏  
木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閣有清才嘗作憶餘  
枕一闋曰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上望三三兩兩釣  
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  
起別來閑想整釣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  
於玉堂後

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一

詐妄謬誤

徐登

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搢  
紳所以恃禮焉。鄭毅夫鎮荆南。唐詔彥範漕湖北。二  
公以廣成浮丘禮之館於楚。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  
以屑事干公。執毅夫嘗言。登雖不以實言告人。每說  
周末國初事。則皎如日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爾。文  
瑩與登游。鄭公夜奔景陵。投復守陳。少卿宗儒以託  
死死之日。親書至荆。厚謝公。公甚嗟嘆。囑陳曰。吾死  
後當竅棺前後。以竹木二枚。等吾身斂之。後三十年  
當剖棺。則實知也。遂殯北塔僧園。後二年。陳卿知壽  
州。因事詣闕。補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屍解剖棺視

之則已腐敗世之溺方士者登可監焉

王素揚忱

初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吳奎爲左司員外郎權知  
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郡收使  
初與歐陽脩稱譽富弼於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  
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引已以登兩府既不如  
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徙知益州復還  
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莽鹵不  
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定州益州皆以賄聞爲人  
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  
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  
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奏悉逐之遠方於是京  
師盜賊屢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

朝廷因而罷之大理寺丞揚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  
史臺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  
弟慥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  
高怪以欺駭流俗其父甚竒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  
力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  
言春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  
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商販江淮  
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  
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  
慥掌求興安撫司機宜卒於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  
於倡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  
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  
論仍衝替忱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

口談道義而身為沽販氣陵公卿而利交市井畜養  
汚賤而棄遠妻孥故有是命

劉平

靜江軍留後劉平為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都署屯慶  
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署部范雍聞夏虜將自  
保定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拒土門救應十  
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  
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越土  
門有蕃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塞直指金明會得范雍  
牒令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  
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  
騎兵先發令步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所  
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

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安軍北碎  
金谷巡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陀所范雍皆  
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趣之明日平旦平所  
部步兵尚未至平子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鋪乃  
遇兵兵及德和政遵各部兵皆會九五將騎合近萬  
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  
五里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於水東  
為偃月陣官軍亦於水西為偃月陣相嚮賊稍遣兵  
涉水為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  
而官軍並進擊却之奪其傍牌殺獲及溺水者八九  
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人爭挈人  
頭及所獲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  
賞汝也語未竟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却

二三十步。是時王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鞚拜之，數十日。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却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遂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遮截士卒，近在左右者得數十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旁，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人詐爲漢卒，傳言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訐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旦日救兵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騎臨陣，呼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

我來巡邊，何者爲降？汝欲和者，當爲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騎自四山下，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徧，賊騎直前充陣中央，陣分爲二。平與元孫皆爲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留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服，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切民家，避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剴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卒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也。已降賊矣。因言於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再與賊戰，士卒死傷且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

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鞭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於市里云平降散卒既至者皆言平降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為賊所虜并所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之以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道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戚睿作帛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於其中德和以密等狀為奏云二十三日賊生兵充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

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憲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為大將而為賊所擒可醜因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即乘馬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剝削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何和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乃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為書遺平子曰信從大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



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為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具衣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眾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眾。遣德和歸鄜州。聽朝旨。尋又從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於國。范雍誣言。臣挾軍走。又以書抵鈐轄。虜守勤及薛文仲求救云。有中貴人至者。當為力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勤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又內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案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既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案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公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為

賊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寺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三日。兩府進呈奉旨。黃德和於河中府腰斬。梟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汪輔之

汪輔之為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慶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云。插筆有風。空圖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屬意怨望有旨。令復分司。

高遵裕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都總管劉昌祚出胡盧河共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中聞之即上表賀曰臣聞昌祚進攻以復得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徙昌祚軍於閑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兩軍不叶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

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令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蔣之奇

士大夫以濮議不正咸疾歐陽脩有謗其私於外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奇仍伏於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拚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須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辯章之屢聞皆蕪瀾而無考反云其事闇昧不切審實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君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脩由是薦為

御史既而反攻脩脩尋亦外遷其謝上表曰未乾薦  
彌之墨已關射<sup>翠</sup>之弓並凍水  
職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歲滿除知興元府先是  
由判曹得監司者甚眾枚素有此望洎得郡殊自失  
歷干執政皆不允時陳升之知樞密院枚往謁求薦  
陳公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士枚愀然嘆息曰  
興元道遠枚本浙人家貧無力之任惟有兩女當與  
富貴人爲婢庶得貲以行耳陳公鄙其言遽索湯使  
起枚得湯三奠於地而辭去陳大駭是時枚以將還  
浙右待闕已登舟其日作詩書于船窓曰西梁萬里  
何時到爭似懷沙入九泉是以溺死汴水初執政以  
枚無正室疑姦吏而謀殺者乃將窮治會陳公言賣

女奠湯事及得牖間自題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  
云筆錄

### 程師孟

程師孟能奉權貴尤好身後名嘗啓王介甫丞相曰  
其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丞相一埋銘  
庶幾名附雜文不磨滅于後世也倦遊錄

二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  
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  
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  
左右自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  
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者被髮藉  
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朱<sup>未</sup>有子郡君姓姬安國願死

託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陳水

張商英

熙寧中，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荆南鹽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滿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為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亶為縣尉，斬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為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筆錄

包孝肅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賣狀。汝弟呼號自卞，我與

賕

特

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千不已。吏人聲呵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三舍之弊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弟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入間傳以為九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陞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如市矣。會秋試有期，而御史黃庶上言：乞不令直講判

監爲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凡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說，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參知政事元絳之子耆寧嘗私薦其親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況之判監沈季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耆寧及判監沈季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懿、葉濤、龔原、王況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沉季長落直舍入院，追官勒停元耆寧落館職，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况之余中皆除名，其

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二

